

紫芝園漫筆

紫芝園漫筆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八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一	八	三	一
架	冊	號	類

(八九)

漫筆雜考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891
冊數	8 (8)
函號	211 282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MY M





紫芝園漫筆卷之八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淺草文庫

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言聖人作易也功蓋
理物理也性人性也命天命也物理有所至易必
窮之如序卦所稱是也人性萬品好惡各殊君子
小人趨向復別臧否淑慝徵以吉凶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莫非人事之象所謂盡性世理窮矣
性益矣蚤有智巧將何所施至是事之成敗唯有
天命君子特安其所遇而已非聖人其孰知之所

謂陰陽變化易之所明其要在此故曰以至於命
也宋儒以此語為學者之事表章窮理二字以為
大學之要務豈不謬哉

但來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正賓客
應接之事苟可以傷生者斷弗為也然其所以病
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
以著述為事年過六十舊病發而猶不能清心
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云思慮之害人甚於
酒色誠矣

有沼田客語人曰吾鄉終歲天氣惡若遇天晴氣和
終日無風者人謂之十八日好天氣言一歲之內
唯有十八日好天氣也聞者齟齬曰噫可厭土地
之僻也其民何以堪之客曰亦習耳余聞之笑曰
子異沼田之少好天氣乎誠向東都一歲能得幾
日好天氣乎吾恐不及沼田十八日耳聞者默然
少焉曰誠如子言

自唐以前注古書者解文義而已無作評論宋儒好
作評論故古書之有評自宋以來極為無用夫評

者論是非而已是非無定論人各是非其是非安
得以己之是非是非天下哉故作各評者是欲以
區々所見是非天下也可謂僭矣如凌以棟史漢
評林猶多無用之評况其他乎余每讀各見後儒
評語不欲諉之徃徃塗抹之為其無益於學者也
有安藤某者前長火番隊百人既老自号三樂居士
其所與遲有一士人少居士一歲一賈人少居士
二歲甲寅冬三人皆疾十一月居士卒翌日賈人
死又翌日士人死亦一奇事也居士年八十四去

杜詩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親國賓負笈行千里旅食
京華春族衆也旅食猶言旅酬也室鳩巢先生晚
年著駿臺雅話自言其少時游学于京師曰或負
笈旅食于京師是誤以旅為羈旅

雜話盛稱程朱之道即聖人之道乃曰天地之道即
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
朱之道也鳩巢之意欲以程朱之道推本天地而
乃以天地之道推本程朱是誤以末為本亦立言
之過也

鄧商贊云蚩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蚩下
當有日字而省之語急故也亦古文法也
馮唐傳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
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蚩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夫頗牧之所以能卻胡寇者以其趙將而用國人
也蚩漢諸將豈無能為頗牧者哉所以弗能者將
皆夫子所遺卒皆四方應募之兵不則謫戍之衆
俱離本土而行役於萬里之外是蚩主猶客也比
之古時名將之兵以待敵者強弱之勢不

可同日而語也其室封建與郡縣兵制之異耳馮
唐亦未之有知也

王言上疏言聖王独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
則天下咸言之善哉言由此觀之人主之行不可
不慎也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莫之言無也然莫與無有文不同其用不可易無以
莫也但來先生為文好用莫字如無有作莫有無
所作莫所余按古文言莫有者如左氏傳云莫有
鬪心莫有鬪志不多見而莫字比無字意微活迤

不字耳先生乃一切以莫字易無字妄矣余嘗以
此難先生先生曰莫無也無之為莫一音之轉耳
有何異義吾子必欲甄別之乎余雖不敢爭矣而
心未以為然蓋以文字有可互用者不可互用者
也莫所於古昏未之有見也文選陳孔璋檄豫州
文云莫所憑恃余所見獨此豈本無字後人誤作
作莫歟亦未可知也徂來乃好用莫所字亦好奇
之過也凡徂來有所好用字如當云甚而云太當
云此而云是當云然而云爾當云々而距當云當

而云方當云詳而云審當云言而云謂當云只而
祇當云可若應而云容當云古辭若古語而云古
言之類此皆二字同訓而其用各殊先生乃亂之
可謂妄夫蓋好奇之甚不自覺其誤耳然同訓之
字亦有可互用者執一不可也要當學古人字法
則絕免其過矣大抵徂來之文雖奇然字法駁雜
時有疎謬覽者詳之

徂來先生謂仁齋先生好奇自余觀之徂來之好奇
甚於仁齋古人曰謂尤而效之者夫子有馬

漢昏馬宮傳云宮本姓馬矢宮在字稱馬氏我日本
鎌倉時右族有牛糞氏亦不足怪也

韓安國諫梁孝王引語曰魚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魚
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如語所云世固有之然非人
情乃變之大者也真所謂不可測者也

二人在道上見跛者視之美丈人也甲曰美哉夫也
惜其左是独短乙曰子言過矣夫子非左足独短
也乃右足独長也已二人行且爭論聞者笑之有
老父進謂之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亦皆非也夫子

左足少短右足少長

碩人詩謂之美人賦亦可小戎詩謂之戎車賦亦可
七月詩謂之農業賦亦可禾薇中車六月采芑諸
為謂之出師賦亦可車攻吉日二篇謂之田獵
賦亦可斯于謂之考室賦亦可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謂之祭祀賦亦可賓之初筵謂之酒德賦亦
可雲漢謂之早賦亦可駟詩謂之馬賦亦可閼宮
謂之復字賦亦可夫古人詩中本有賦者特詩
之一休耳降自周李乃有辭賦之作及相如子雲

之徒出多構繁文虛辭以冗長為工垂盈簡牘抑
何用哉好古之士不學可也

佛工有偽作古佛像者取古佛工及各僧所作佛像
不向坐立自頂上折作南片用同未各足其半軀
膠固其縫然後左右照其故半軀刻其所足首則
成矣余嘗謂班孟堅作漢畧武帝以前全用史記
文而稍增損之天漢以後乃孟堅所自撰仍仍子
長為文故其文頗似子長是則擬作之類非孟堅
本色也此與所謂偽作古佛像其事相類不亦奇

乎以孟堅他作觀之漢畧非其本色可見矣

漢畧貨殖傳因史記為文則可其載粵王句踐范蠡

計然子贛白圭猗頓郭縱烏苾羸巴寡婦清是皆

周秦前世人非漢人也何闕漢史此吾所不解也

班孟堅作古今人表後儒多議之者揚用修曰洪荒

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

今以著人表既以乘其名復自亂其体名義謬矣

焦弱疾亦曰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

為不愜純謂不然古今人表者所以品隲古今人

物也蓋孟堅本意在品隲漢一代人物然品隲人
物當有所比擬故表古人者所以為標準也其不
表漢人者諱避也表名古今而篇中不列漢人所
以示意也垂不列漢人然以所列古人為標準而
以絕傳所載漢人行事比之則其等級倫類可知
矣要在詳考之耳余故曰古今人表不為漢史之
累若弱侯所謂品隲無章是非驚亂者余亦不敢
掩其瑕

東都有中山止流先生者初為浮屠但來先生教授

於芝浦時與卑僧俱往聽先生說各其後去住持
邊鄙一寺居久之棄寺還俗娶妻生子享保中後
家都下因聖德寺波悅上人以求見但來先生上
人使純致意於先生純曰必使止流奉各乃可上
人令止流作各以授予々受而致之先生其各者
云僕非為食色而還俗乃為道也先生哂之報各
曰茂卿以為食色即先王之道未聞外是更有所
謂道者遂辭以疾止流亦不敢復請未幾先生歿
水戶義公時喚人於海中獲珊瑚其色淺赤質柔腴

如海帶本衆見者莫能識之懸而晞之及乾其色
漸深質亦堅剛乃真珊瑚樹如自齋舶中來者於
是獻之義公遂為國珍云

日
罔崎士人河野通親者好醫方有一男一女其長子
病癆瘵而死次子又疾醫治不効用上羸億何野
謂醫東城子曰吾兒疾篤萬無生理惟方各有取
癆貴方而今人莫敢用之予今欲為吾兌行之死
者命也予徒益術而已東城子曰可也何野乃用
虞天民醫學正傳所載神授丸與服二日下虫形

兒

如穀貴人或以為不死然羸億之甚元氣不支遂
死蓋晚也無何少女又疾時年十四咳嗽累月不
已癆證祖具河野試與神授丸二日下虫時冬寒
甚且調袖以保元氣明年二月人用前方取貴如
法數日下虫五六合及小石如蒼麥大者十六枚
鐵推繫之而不碎蓋貴所嚙骨節也後用備脾之
劑而愈惜也向使二子者早服此方則不死矣東
城子者罔崎侯侍醫其子伯通記其事以告人云
竹刺入肉亦能殺人罔崎大失松本氏奴因是得疾

而死東城伯通親見之云于時松本氏有一婢因
言上總農夫麥芒入肉不出痛悶而死其狀亦如
此奴物之毒人虽微可畏乃尔

孟子問告子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
白玉之白與此四句上白字謂白之下白字黑白之
白也言見羽之白以為白猶如見雪之白以為白
見雪之白以為白猶如玉之白以為白與孟子之
問々白之々意同異何如耳非向三物之白同異
也故上白活字下白死字也司馬溫公疑孟曰孟

之

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
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
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大牛人
之難也溫公不知上白活字以為黑白之白故云
然非独溫公古來說者率如此可謂謬矣果如其
說則孟子直言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知玉
之白與足矣四句首白字皆為衍文矣夫三物性
質各殊則其色之白亦異不待智者而知之孟子
雖強矣豈以此詰告子哉孟子特向人見三物之

白而白之。已意有同異否耳。夫人苟見白色之物，以為白，凡有目者皆然。何須問乎？故告子答之曰：然。於是孟子若曰：性，犬之性猶性，非之性，性牛之性猶性，人之性與則告子。又答曰：然。何則？見生物之性以為性，無有同異也。今孟子乃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與前同。夫異其指，夫大典，牛與人豈同為生物，其性豈同哉？孟子不問人見以為性之意，而直問其性同異，此孩兒之問，何足答哉？告子所以不答也。

憲廟視朝常晚。元祿中，薩戶侯綱貴入朝，日出造朝。近午，憲廟未出視朝，薩戶侯請見執政，曰：綱貴入朝，今且謁見。上早造朝而，上未見，臣得非憚煩乎？臣請辭執政。曰：然。近日，上視朝比昔少晚，而君早造朝，宜其以為淹也。雖然，君但須焉。上今且視朝，薩戶侯曰：臣等法留都下期，年今日不得見。上尚有他日，不可以臣等故煩。上固請辭，遂起將出執政，固留之。薩戶侯乃復坐執政，以告。憲廟遂出視朝，以憲廟之威嚴也。當時

諸侯猶有倔強如此者

憲廟惡殺生都下法禁甚嚴告者有賞至有殺雞鶩
燕雀而死者於是留守吏士有五人同場習射者
一人誤射殺鳩奴知而告之理官召吏士而問之
曰何故後鳩一人對曰小人習射已引滿而適有
鳩在穀中當此時小人目所視唯見射的不見鳩
及發矢而中鳩非敢射鳩乃射之拙耳凡射者彎
弓虽有父母在穀中不能持滿弗發諸君其知之
雖然臣等既犯禁敢不伏罪願就刑司寇事聞有

命皆殺之且賜白金人五錠以賞其言有理婦奴
其主聽其處治五人共殺之云

中風卒倒以白鴨頸血灌之極妙有人但覺手指麻
痺日食白鴨子三歲乃愈人家畜曰鴨常聞其鳴
亦可以防卒中云鴨即鶩俗謂之家見鴨子即鴨
卵也食之者生熟任意皆可

元文丁巳正月初四日大白貫月初八日畢大星亦
貫月是夕彗星見于西方直長庚之下連見二十
餘日都人為之凶七言天者却靜余竊長太息松

崎子默曰仲舒劉向太拘余曰然漢天子畏天虫
日食地震時有之事莫不恐懼修省况於希有之
喪乎此猶有古之遺風也仲舒劉向因唱洪範五
行之說必欲以人事徵災異誠所謂牽強傅會可
笑者也近世言天者皆理學之徒唯推步是務親
天如死物見喪不以為喪曾不知懼憲謂此二者
皆失之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蓋天之
有喪天心有不平也譬如人身生滯子虫未見其
害然必施治守禁以求其愈因防其後不尔異日

又發卒致癰疽惡腫甚至不起何則瘡癰虫小木
因氣血壅滯與内外邪毒而生也如之何得不慎
哉天喪亦猶是天心苟有不平則垂象以示人
何得知其所以不平又何得知集喪其責乎惟天
心苟有不平其責在人何得不恐懼修省哉春
秋昏災異非聖人之微意乎今之言天者何得知
之易曰君當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之謂也子默
曰善

王元美号弇州山人字君美字叔敬普而不言州名為

何音或讀為音奄或讀為姑南友往口紛爭余按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召鳴鳥于弁
州注弁音奄則知讀為姑南友者非後漢耿弇則
姑南友

或問故沼田侯丹公扁其堂曰琴鶴吾子所作墓誌
曰取諸白氏之語公所取何語答曰白氏長慶集
第八卷有琴詩曰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何煩
故揮弄凡絲自有色鶴詩曰人各有好物固無
常宜誰謂爾能舞不如剛立時又二十四卷自喜

詩有鶴與琴各共一船句又三十三卷有雨中聽
琴者彈鶴操詩蓋樂天好琴愛鶴詩中並稱二物
如此丹公墓之故以是二字名堂也

享保中佐倉侯乘邑為列相亡幾罔崎侯忠之免而
佐倉侯為首相用事專行損下益上之政如罔崎
侯士民愁苦或謂古河侯忠良曰佐倉侯聰明能
斷真出群之才也惜其不學向耳古河侯曰佐倉
侯吾幸其不學向如使其學向則所謂虎傅之翼
也其害人不亦滋甚乎

晉裴頠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憎何晏阮籍口誇浮
虛不遵禮法王衍之徒不以物務自嬰乃著崇有
論以叙其蔽余謂頠急誠好然其以有無立論亦
是癡人說夢要之未知先王之道者也
歷史唯馬史班漢讀之令人忘倦予每有所檢輒逐
讀數紙或至終卷愈讀愈有味降自范曄後漢各
文辭不足觀讀之易倦苟涉櫛而得事之奇者而
記之可矣晉生有會讀二十一矣而講究其義者
可謂徒費工夫矣

晉荀苻融傳京兆人董豐妻夜為賊所殺妻兄疑豐
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禁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知
馮昌殺之於是推檢獲昌而誥之昌具首服日本
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
婦人日本源度妻為藤盛遠所殺事與此同豈度
妻聞董豐妻事而倣之歟抑將其事偶同也

沈約宋荀苻瑞志載自漢武元狩元年至晉成咸和
八年麒麟見者凡七十五自漢昭始元三年至宋
孝武孝建元年鳳凰集者凡百九十九何麟鳳之

出難于上世而易于後世此誠可笑約載諸志其
愚亦至此歟

六朝人率悅佛法於是以僧為名者甚多府有戴僧
靜王僧虔明僧紹公孫僧遠紀僧真梁有呂僧珍
王僧孺元法僧王僧辨胡僧祐陳有杜僧明梁世
祖世子名方等亦佛語也至如齊人王文殊梁人
庾沙弥陳人魯悉達蕭廣訶並以梵語為名矢凡
俗之汚何如哉

梁武之世老人星見者數矣武帝壽八十六豈其驗

耶然其天下無足觀已

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父子三人並有文才在位之
日詔昏頻下每輒繁文令讀者厭倦不純終篇著
述之多皆數百十卷古今帝王所未有也然三主
皆不令終四主三世而亡豈非以不德而才故歟
孔子曰多亦奚以為此之謂也

徐勉在梁朝才學出眾上表修五禮其志亦大矣惟
其以孔教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乃其不
知道處最為可惜乎大抵六朝之士多坐好佛不

得孔子之徒時運所至悲夫

斐子野亦梁朝一才子也傳云末年深信秋氏持其
教戒終身飯麥食蔬嗟乎讀書而不知道何用昏
為

六朝唯梁人多文學士觀儒林文學建士止足四傳
所載可見矣惜也其人信秋氏者十八九要之皆
非先王之道者也

香油所以膏髮也汚衣則為穢粒食所以養人也黏
足則為累今吏神符所以讓宅本非惡物而貼之

朱門華屋則人見以為累俚語曰佛面者糞神符
亦朱門之糞也

元文二年丁巳十一月七日天寒北風而雨及未時
南風暴至烘^上如湯火氣所觸之物或濕或汙妖
氛如霧不辨東西丘阪林薄皆起白煙見者以為
火起相呼赴救東人西走西人東走俄頃風定氛
消雨亦隨止人或以為龍起實則非也竟莫知其
故亦一性事也

古今帝王堯舜之外唯湯為不可及輔弼佐命之臣

皋夔稷契之外唯伊尹為不可及王業之盛曆數之
久殷實冠古今何以言之五帝官天下擇賢而授
之禹賢聖而有大功所以得天下也自禹以後不
與賢而與子民不敢不從德澤之傳四百有餘年
至桀而後失之湯以征伐得天下於是改正朔易
服色與民更始此實開闢以來未有之事湯始為
之而天下不敬不服非至德而能如是哉伊尹匹
夫起為湯師凡湯所行皆伊尹教之遂為阿衡而
為政於天下湯崩太甲立而不君伊尹放之於桐

而天下莫敢疑焉夫周公以叔父之親攝王政猶
不免流言之誚伊尹乃以人臣非常之事而天下
不以為不軌非至德而如是哉殷有天下六百有
餘年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王綱弛而復張者數
矣紂無道而失天下當是時也周積德於下而人
心歸焉紂則行暴於上為得不亡乎紂亡而殷民
猶弗服周武庚丙之作亂周人謂之頑民而實殷
人未能忘其先王也周卜年七百非不長也然成
康之後僅有宣王之中興而已降自平王王道陵

遲不復能振歷春秋以至戰國天下不復尊周邦
畿十里非復其有上無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聖
而天下為秦之有周之亡也所謂薪益而火滅者
也豈不衰哉由是觀之殷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三代之後帝王之興莫正於漢祖莫易於漢祖降自
魏晉雖曰受命大都迫而取之不可謂非篡奪也
初高帝之為漢王也授陳平黃金四萬斤而不問
出入平也用之縱反間於楚遂以是克楚夫以項

祖

羽之勇猛而據楚之強佐之以范增之智當是之
時漢非其敵也審矣向使平也不出奇計恐天下
未易定矣然平之受黃金四萬斤豈盡用之反間
哉意其所以供私家之用居多漢王寧不知之哉
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濟大事也此其所以為高而
也雖然指四萬金而得天下則所捐不為多而所
得不訾譬諸賈人則所謂善賈者也宋人有詩曰
漢業如何作得成都緣能別楚君臣可憐許大秦
天下只直黃金四萬斤此之謂也由是觀之韓信

謂高帝天授非設言也

自秦漢以下國家之政莫不善於趙宋國家之亡莫
為可憐於趙宋太祖創業太宗守成唯是時号
稱無事自真宗時契丹入寇徽宗時女直八寇至
欽宗與上皇共為女直所擒群臣弗能復之二帝
遂子女直北閉關以來未有之事也高宗去汴梁
都杭州當是時蒙古起千木圍自寧宗時稍上南
侵至理宗時失地於蒙古過半其末臨安陷至端
宗君臣共蹈海至帝昺君臣皆死於海此亦生民

以來未有之事也宋亡而天下始為狄有亦一大
怪事也至若學術之差先王之道變為糶氏之歸
亦一大厄也天下胡服自然之理無足怪者也可
勝哀哉

古之君子於事之不可已也犯危難而弗懼知死生
有命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此事之
可已者也取與死生皆視義之可否當也孟子曰
可以取可以無取々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々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々傷勇改之傷廉易知也與

之傷惠死之傷勇難知也孟子此茅庭立言險矣
乃戰國之習也孔子則無之

毛詩序曰凡也教也陸德明讀凡凡上如字下福
凡反余謂非也下凡字亦當如字蓋上凡字是凡
雅之凡下凡字是凡兩之風也故下文云凡以動
之教以化之此二句乃申明凡也教也二句之義
也若讀凡也之風為福鳳反則是與訊同下文當
云訊以動之豈成義哉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將徒縣中字張樂感



郊縣樂縣也縣音玄李善注曰言將徒都洛邑封
禪泰山也呂延濟注曰縣都也皆非也篇末云恍
鄂宮之不縣即此縣字也五臣固不足道李善何
謬乃爾

采芑云鉦人伐鼓陳師鞠旅言鉦人伐鉦鼓人伐鼓
陳師旅而告之也此二句並互文也凡古人之言
互
辭五文者時有之而此詩其最工者也二千五百
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岑參詩云雪裏題詩淚滿衣言雪裏題詩而淚滿衣

也又曰雙袖龍鍾淚不乾不乾者雙袖不乾也李
于鱗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但淚不乾不言何物
不乾是不成語也岑兩句皆有條理李兩取其語
而綴以成句則不成語也

岡崎野見街有醫桂玄珉者其子被鼠咬手指而死
明年其妻又死於鼠又明年玄珉又死焉東城伯
通語余云此與家語所載奇人父子孫皆死者虎
相類字宙奇事也

戊空城者多患瘧疾世俗言某城多濕杜征南左傳

注云城積陰之氣此通論也凡空宅多冷濕

神戶侯忠統與沼田琴鶴公善自享保中神戶侯為
參政而後不復訪向琴鶴公琴鶴公藏陸治婦去
來圖及琴鶴公為列相 上徵歸去來圖覽而還
之琴鶴公薨世子直純立為沼田侯之三年神戶
侯使醫服部玄孝乞歸去來圖沼田侯弗予曰先
君所愛翫且經內覽故不敢獻敢辭神戶侯復使
玄孝言曰願以物易之君幸許之則請錄呈吾所
有卷軸畱玩唯君所取沼田侯曰若不穀所置則

將獻之不須相易唯此圖先君精神所鍾以不穀
不穀雖無似敢不保守先君精神敢固辭遂弗予
神戶侯前西臺侯也

莊子眩篋篇云膠離朱之明史記吳起傳云往年吳
公吮其父班孟堅容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
公曰膠曰吮曰鑽三字奇甚者千鈞之力此法古
文中亦希有也

老子五千言者經也莊子三十三篇者疏義也演義
也老子之文簡而約莊子之文繁而冗是故老子

讀之每苦易益莊子讀之時覺厭倦老子古人之
寡莊子躁人之言尋要之老冊以德勝莊周以才
勝

莊子寓言叙事處妙不可言至其議論冗長處往往
難讀難解所以令人厭倦也其實老冊不欲服人
莊周有意於服人者也周竟坐是不自覺其言冗
長耳

凡讀諸子各須以其人讀其各如讀莊子須以莊子
讀莊子則可以得其旨矣後世或以仙者讀莊子

或以儒者讀莊子如林希送是已所以不得周之
旨也

昔南都僧有知言語害於道德者四人同志並坐一
室夜習無言一小僧侍側供使令坐夕燈且滅上
座僧曰沙弥挑燈次一僧曰無言場也又次一僧
曰場法敗矣下座僧曰唯我能無言見釈無住沙
石集莊周為老子之徒明無為之道傳不言之教
而三十三篇詩上各之惡在其無為不言要夫下
座僧何異

春秋各火災一日某災一日某火宣十六年經曰夏
成周宣榭火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杜氏無解公羊哀九年傳曰曷為或言災
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何休曰大者謂正寢
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穀梁昭九年傳曰
國曰災色曰火范甯亦無解三家說不同如此今
未有所適從姑從左氏可矣然據左氏人火之也
之言所謂人火者人故縱火也天火者失火也續
左傳者不見本文之字以為人火謂失火天火謂

雷火之屬雷火為災世不多有則其說固非惟縱
火亦世所希有豈春秋時獨有之耶此亦可疑
要之災火之辨三家各一義考諸經傳皆有所不
通此必有定說吾未之聞也

凡人連稱姓名連稱姓字帶也古人有字下連名而
呼者如芾父何孔父嘉叔梁紇是也又有姓名下
帶謚而呼者如史記晉世家趙衰成子趙鞅簡子
是也

礫川里有小瞽善三絃幼童少女從學者半矣小瞽

每為之時食一日學者十餘人更請業無有間歇
小瞽倦矣欠伸且泣曰教者已倦而學者未罪猶
尚請業旁人笑曰人之於術業也學之不能恨而
泣者有矣教者倦而泣未之前聞也太宰子聞之
曰誨人不倦者仲尼之所以為仁也吾儕小人以
臆技先後生實可勞為時有倦而欲泣所以不敢
泣者丈夫知耻忍而勉之耳彼小瞽者何可笑哉
謝靈運述祖德詩云強高擗晉師仲連却秦軍按弦
高斲櫓者秦師也非晉師也事見左氏傳僖三十

三年謝詩云犒晉師非也觀下句對以却秦軍則
靈運自誤耳非傳寫誤作晉字也古人詩亦有如
此者

東朝士人家畜一瞽者為性拗蠻喜拂柞人其主患
之語友人曰凡瞽者拗蠻乃其常性不足以為患
吾所畜則其尤者逐之則不仁舍之則可惡吾甚
惠之友人曰如子所云則亦一奇物也我願觀其
狀曰子一夕可來過則吾見瞽者焉一夕友人詣
其家主人飲之酒召瞽者侍坐飲之則飲食之則

食歌云則歌戲云則戲唯人所使毫無拗蠻客謂主
人曰子欺我耳瞽者能用命主人曰賊漢而今乃
順人容去主人責瞽者曰今夕友人來欲觀汝拗
蠻狀汝則不骨拗蠻何也答曰小人今夕益力拗
蠻君何云爾主人曰飲之則飲食之則食歌云
則歌戲則戲唯人所使烏在其拗蠻曰容欲觀小
人拗蠻狀故來主君欲使我拗蠻以為玩弄而小
人不拗蠻是乃拗蠻也已

礪川里有 縣官火雷隊吏士新井某者己未八月

新井某詣一朝士家其園池有烏魁主人方令奴
採烏魁新井因命僕入池採烏魁僕解衣而入池
進且左右數步俄而沒觀者皆以為涸久之不出
人始怪之主人命奴以爪杖搜之不得倉卒無有
人能入而索之者衆幾移時薄暮乃浮則死已久
新井遂載尸而歸益池中有深淵主人且未之知
也新井之僕偶陷而死烏命哉不幸

伊川云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
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予謂

此知言也

鄭康成注三禮在傳記散亡之後考覈詳悉令觀者
思過半其於後學多所裨益唯信議緯動輒援之
此則其病也已至於解義不啻糊塗不分曉旦時
有純謬比之杜征南注左傳如稚子學語蓋康成
昧於文義亦拙於屬辭耳又如李善注文選援出
處考事蹟詳備無遺學者得之可以當五車各故
宋人諉曰文選爛秀才半謂李善注文選也善之
注文選務援出處而不說意義不說意義則可其

有不得已說意者不啻欠分曉且多差誤覽者
失望與其考出處如出二手蓋善亦長於博覽短
於解義也如司馬貞張守節之為史記則不足道
已由此觀之考覈與解義自為二途注家亦難乎
兼之

先君子在飯田時大夫野村某者妻堀氏有三男子
久其季者小字~~之~~米從先君子學捨年十七病痘而
死堀氏哀甚不食教日啼哭不止失色幾絕者數
矣日夜涕泣歲餘不衰親舊更慰喻不曉羸瘦骨

立夏晚二三侍婢扶步園中納涼薄暮清風飒至
陣：侵肌忽於樹陰如有所見恍若久米素衣而
立堀氏恐怖呼叫背走抱一婢而俯婢問何也曰
久米素婢曰少郎何故來老孃惠矣因教人擁護
以歸內寢由是失哀涕泣遂止後不復言久米亦
不欲人言之初堀氏患疝氣自喪少子而病退至
是哀止而舊病復作

沼田侯直邦以列相傳西城之四年有疾屬其世子
及諸大夫所告之曰今時醫者以人參為不死之

藥臨人大病必用人參與服一日尋者數兩少亦
一二兩以至累日永聞有奏効者夫死者命也豈
人參之力所能生哉可謂愚矣予即至危篤不省
人事戒勿尋與人參汝等不用吾命則為不孝不
忠矣世子及諸大夫皆曰敬聞命矣故沼田侯所
服方藥中用人參不過每貼三四分及疾草亦不
過單服一二錢而薨

音

藥名枳穀枳實舊首椅韻各有椅止二音而以止為
本音字彙唯杜止音唐詩云枳花明驛墻又曰處

處春爪枳穀花今學者欲讀枳從止音按周禮夏
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鄭注樹謂枳穀
之屬自刺者也陸氏枳文枳居氏反由此觀之枳
字舊音椅為是又平色奇支二音其義未詳

古詩青、河畔草尋用疊字論者以為奇唐詩崔顥
黃鶴樓用字重複不累其佳論者亦以為奇他唯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為大奇一篇三十六句二百
五十二字而用月字十五為最尋江字十二為次
尋更有七不六人五上五何五流五照四春四水

四無四相三海三明三見三年三去三落二廟二
生二中二花二似二空二飛二白二一二初二代
二望二長二家二夜二樓二還二潭二斜二何處
二何人二可憐二不知二灩二皎二悠二沈二凡
重複者共一百三字誦者不覺其多可謂絕奇矣

雨

壬戌正月彗星見於河鼓南及河鼓是歲八月一日
大雨大風自東北拔木焚屋信上下毛武下總五
州大水朝馬山崩信之松城小室武之忍城河越
磐築下總古河閑宿諸城皆壞松城小室最甚爾

所

在堤防無有完者人民溺死者不可勝數則東都
之地北接下毛東連下總平地水深丈餘其淺者
亦數尺渺如海者方二三百里都下東北一二
十里內士民或遁於高地或上屋以待援有幸得
船筏而濟者有數日不得援而絕糧者其他為魚
鼈者亦不可勝數不惟衆庶為然諸侯貴人亦有
死者云於是縣官命有司出卹以濟溺者為粥
飯以饋飢餓者都下富人有力者亦競赴援施惠
不可具陳也誠國初以來所未聞國家一人灾人

民一大厄也九月縣官命有司修築大水所壞堤防乃命肥後侯備前侯長白侯伊賀侯福山侯圓龜侯出右侯飯肥侯白杵侯鯖江侯盤國子助工役役數十萬人費數十萬金半歲功成亦國初以來一大事也

戰國四君皆好士食容之多至三千問其所得則孟嘗僅有馮驩及鷄鳴狗盜平原唯有毛遂信陵有侯嬴朱亥耳士之難得如斯失然非孟嘗等愛士而善待之則此教子者亦未必為其用夫淘沙求

金搜石索玉捨沙石未有能得金玉者人主之取士亦如是向使孟嘗等當初必擇士而取之終世不得一士唯其好士而求者容之是以皆得士矣詩云濟之多士文王以寧武王曰我有亂臣十人夫所謂勇士者豈皆俊傑哉意亦多碌碌者耳李斯曰泰山不讓玉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知言也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少田文之得士可謂謬矣凡宋儒所論皆此類也

戰國有范睢唐睢昭睢睢字多以目史記注不音字
亦不正是以讀者任意或音七余反或音垂二音
本別字七余反者鳥名睢鳩之睢其字作首且之
且音垂者水名睢陽之睢其字以耳目之目一作
睢吳師道注國策范睢音雖韻府魚韻鳥名之睢
注云人名范睢據韓子外儲說作范且當從韻府
為是唐睢楚集又有作唐且者亦當音七余反此
為明據唯昭睢未詳恐亦七余反
漢睢弘字孟頰注睢音息隨反愚按睢字說文許規

切字景于規切並與顏音異尚友錄息為切王篇
昏規切並與顏音同韻會無此字按韻鏡第五轉
支韻齒者第二清第四位收此字屬心母乃髓平
色恐當從之顏音是也一音柱乃夷姓耳

宋之尚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云青門路
接鳳凰臺素滌宸遊龍騎末此起句誠佳惟以句
法論之首句如次句次句如首句若使二句前後
易處則皆得其所而更佳頷聯不粘不足以為病
也王維詩多此法如輞川莊作酌酒與裴迪初四

句皆失粘

吳象之少年行云一擲千金渾是膽家徒四壁不知
貧高廷禮曰稟李于鱗選皆作家無四壁愚謂徒
字勝蓋家徒四壁立相如傳全文也且世豈有無
四壁之家哉

昔者孔子作春秋記時事而已未始明其義亦不著
論使後人必思而得之左氏傳之乃略著其說當
時君子多有幾評特十一二耳非史家所要故也
及司馬溫公作通鑑則主於著論溫公本欲論時

事得失而不可故錄往事以為論題而已後儒效
是作古史皆略於紀事而評於評論大非史家本
色夫學者苟明經術則其讀史也往事之得失了
了於一目何足前人議評為故余每讀通鑑及諸
家古史有評語者蓋塗抹之惡其妨史學也

古今人主壽且在位之久者王帝以土傳記不評三
代以下莫如我日本國初天皇孝安天皇年百三
十七在位百二年垂仁天皇年百四十一有位九
十九年此二皇為最應神天皇七十一即位

四十一年即位之晚則此為最
河州葛井剛林寺千手大士像長數尺實有千臂癸
亥春住持奉像來東都寓城北護國寺都人往燒
香者日千數一鄙人見像曰大士千臂而兩脚何
脚之左寡也大士言曰吾唯寡脚是故求脚使吾
脚多如手何以東行為世俗謂錢曰脚故大士云
爾

千宗佐者茶人利休耳孫也自其先人世以茶事
紀公家于京師利休所造茶室尚存焉宗佐之子

涯

好讀昏從東屋先生受業宗佐聞之謂其子曰汝
勿學問自我先人以茶事亡我君家世業茶以受
厚俸顧我所業天下無益之事也有識所笑鄙陋
甚矣若汝學問必醜迺翁所為果然則汝必不事
事不事亡則敗先業我業固不須學問汝但敬奉
先業享保中從紀公在東都紀相熊野侯忠明者
列相罔崎侯忠之亡族也皆好茶事熊野侯欲飲
罔崎侯酒而以其為列相故不敢請於是罔崎侯
退朝過熊野侯紀公聞之賜熊野侯酒有熊野侯

召宗佐使為點茶因崎侯大喜益歡將去謂宗佐
曰今日良過益至人歡唯子亦欲子於茶室以予
在官也不敢公然予子以暇私過我可矣宗佐
對曰君國家大臣也不可以有私於人雖內私外
人必聞之僕蚤早未然以先人之故知名於海內
雖以私詣君外人亦必聞之君若公然召僕則僕
亦告寡君而往未可以私敢辭因崎侯慙而去
享保中前神戶侯統茂自叅取遷為太子賓客有持
人所行賣古益末示之者神戶侯見而悅之問其

價曰直金三錠神戶侯遂買之他日有客自言好
古益神戶侯出所買益以示之客展覽久之嘆賞
不已曰此必名益神戶侯曰試價之對曰不下白
金十錠神戶侯曰我買之白金三錠矣客曰廉甚
神戶侯曰然則鬻之者虧折耳我非賈人何以賤
買為因謂其臣曰必益賣此益者白金七錠今與
前直共十錠對曰前已與直夫收之不敢言虧折
不須更益之客亦從旁和之神戶侯曰否我非
賈人何以賤買為必益之今日必行之

俳諧連歌者起於近世野俗而市井猥人所好非縉紳君子所為也有位之人好是者唯磐城廢世子義英及故列相加納侯信友世人所知也享保中加納侯以列相傳世子日朝西城在朝曹事小間則與參佐及各史語及俳諧神戶侯在座其始有以應之一日謂加納侯曰公好俳諧僕未之學也故垂數聞公語並無所解請問公當有得意勿願聞之加納公笑曰固有之因為誦其一兩句神戶侯沈吟久之曰僕慙愚竟弗解矣加納侯默然

盛唐詩如王公園中百花爛熳光采奪目中晚唐詩如山花野草垂不及王公園中者然天造形色種種可愛明詩雖極佳者如剪絲為花垂極工逼真然無生色竟是死物所以不能動人也此何以故唐詩巧拙皆自然明詩摹擬所成是以不同爾以曰唐人多漫興偶成不強作明人則貪多強作所謂無病呻吟者也此亦所以不同也

漢昏王子侯謚節者甚多按表平干頃王子平利侯世平纂侯梁成陵侯充兄弟三人同謚節廣川繆

王子武陶侯朝謚節朝之孫勳亦謚節城陽惠王
子高卿侯休謚節城陽荒王子高廣侯勳即來侯
佼昆山侯光折泉侯根要安侯勝式侯憲兄弟六
人同謚節泗水勤王子于卿侯定就鄉侯璋兄弟
二人同謚節城陽戴王子石山侯玄都陽侯音兄
弟二人同謚節梁敬王子黃侯順平樂侯遷東鄉
侯方高柴侯發臨都侯未央兄弟五人同謚節孝
陵孝王子蘭陵侯宜廣平侯德兄弟二人同謚節
此皆奇事也又廣陽頃王子西鄉侯容益昌侯嬰

父子三人同謚頃亦奇事也

寬保三年癸亥十一月彗星見于東壁光芒斜指金
二旬稍衰至十二月十八日復甚明長大倍前連
夕不衰至明年正月朔夕又增光明形益長大適
元宵乃供而不見初見時在東壁二星之中後稍
移而西北向營室下星最後切近營室下星而光
指東壁上星凡見者前後五旬而伏

周南召南房中之樂也列國之詩多出家人男女及
里巷歌謠之作其辭固宜平易雅頌多士大夫之

言

作頌又祭祀享神之詩而其辭亦平易金剛有奇
崛者可待注解而得通焉及讀漢安世房中樂歌
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篇鏡歌十八篇憤_二焉如病
熱謔語虽有注解猶不分曉當時鬼神恐亦難通
不知後宮婦女如何領解是大可怪也
洪範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非專古五行也漢說五
行而洪範廢春秋記災異者所以懼人主也洪範
庶徵所以正人主之德也漢儒說五行而災異無
驗使後世人主謂災異不足畏者漢儒之罪也然

然漢儒說五行自董仲舒始劉向成之向固馭新
仲舒大儒而為此杜撰以惑後人非知道者也
喪服斬衰用三升布_一經八十縷為升三升則二百
四十縷布幅二尺二寸古者一尺當今此方鐵尺
七寸二分弱則二尺二寸當今一尺五寸八分四
釐三分之為五寸二分八釐八分之為六分六釐
是寸縷之闊則縷間六釐許為布目大約效今民
俗遮蚊帳是為最疎齋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
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劫

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十五升
拙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錫衰十五升抽
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四升者縷間四釐
九毫許為布目是為次疎五升者縷間三釐九毫
許為布目是為尚疎下此升數差多則布目差數
推此可知也總錫皆十五升而抽去其半則為七
升半矣

冷水解熱勝於藥餌之力故凡病有熱有火者宜聽
飲之醫者多禁之非也唯其水必當用新汲者乃

地中清氣無毒若用熱湯懸於井中而冷者則大
寒有毒經火化故也平人尚不可飲况病者乎

余生廷寶八年庚申明年辛酉改元天和其四年甲
子改元貞享貞享之後五改元曰元錄室永正德
享保元文也元文之六年辛酉又改元寬保其四
年甲子又改元延享聞之曰日本博士家謂辛酉
年為革命甲子年為革令皆必改元自前世如是
東厓氣燭談曰嘗於樞紳家得見一條藤公兼良
三革說其中三善清行易說而載漢鄭玄唐王肇

等說甚詳大意本周易革卦義曰詩緯推度災云
戊午革運辛酉革命甲子革政又易緯不辛酉為
革命甲子為革令蓋革卦有湯武革命之言而識
緯象因造此妄說云純按孝德天皇即位元年乙
巳号大化此日本年号之始也六年庚戌改元白
雉齊明天智並無年号天武即位元年壬申号白
鳳十五年丙戌改元朱鳥持統無年号文武即位
初亦無年号五年辛丑改元大室其四年甲子改
元慶雲自是之後不復有無年号凡自神武至皇

極未有年号亦與改元孝德之後齊明天智持統
又無年号亦無改元文武以後每世數改元然辛
酉甲子未必改元仁正養老五年辛酉不改元八
年甲子垂武即位改元神龜光仁寶龜十二年辛
酉改元天應桓武延曆三年不改元仁明永和八
年辛酉十一年甲子皆不改元醍醐昌泰四年辛
酉改元延喜其四年村上天德五年辛酉改元應
和其四年甲子改元康保自是以下每過辛酉甲
子輒改元唯正親町永祿四年辛酉七年甲子後

水尾元和七年辛酉不改元莫知其故以此觀之
博士家革命革令之說蓋起於村上時也或曰神
武開國以辛酉即天皇之位故後世亦必以辛酉
即天皇之位故後世亦必以辛酉改元甲子千友
之首故亦必改元未知然否

家語云食桑者有緒而蛾淮南子云食葉者有絲而
蛾純謂凡食葉者皆蠶屬也如尺蠖可見矣

武帝封方士橐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
輿介車馬帷帳器物以克其家又以衛長公主要

之齋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純謂漢武
惑於方術至是可謂甚矣人主極富貴之樂而其
所不足者唯長生故求長生長生不足又求不死
此方士所以進也以武帝之英武也猶如是况其
他乎嗚呼愚哉

宋延清詩云蓬萊廟下長相憶桐白山頭去不歸可
馬承禎以道士受道士受天子恩禮在朝諸人皆
善視之及其辭去而歸山朝士相率送之蓬萊廟
下謂大内也長相憶言承禎去後諸人憶之也朝

士惜別如此而承禎浩然去志不復顧慮故曰桐
白山頭去不歸末句有力亦有味一篇主意在此
一句李于鱗詩云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頭去
不歸取延清末句為承句語勢軟弱全無意味去
不歸三字無所當故也又李太白詩云日落長沙
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湘君者舜之二妃死於
湘中楚人自昔弔祭焉今長沙落日秋色杳渺欲
弔湘君更無處所故末句云雨于鱗詩云草色秋
迷彭蠡澤不知何處弔番君番君吳芮也吳芮者

楚漢一豪傑入漢封為長沙王傳國於子孫者也
凡古人之可憫者後人弔之如湘妃屈原是也番
君之令然何弔之于鱗此句不及太白末句之有
味也岑嘉州云雪裏題詩淚滿衣又云雙袖龍鍾淚
不乾于鱗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嘉州言雙袖淚
不乾于鱗但言淚不乾不言何物淚不乾此不成
語也取古人成語入已詩則失精采若于鱗之上
乎尚然况他人乎皎然詩式三倫其三曰偷語偷
語鈍賊于鱗有焉

有秋慧通者長崎產也頗識文字嘗遊東郡見祖來
先生而乞一言先生作詩以贈之及其歸也又送
之以序先生歿後遺文行於世而通還俗為儒曰
長崎君舒復遊東郡見服子遷曰但末先生所贈
僕詩若文載在其集僕時為浮屠名慧通今僕為
儒而更名願改徂來集中稱惠通者為今名子遷
笑曰吾子不解文字乎贈僧與贈儒生其言大異
何得即以贈僧者為贈儒生者乎吾子止君舒愧
而去

漢儒慙而恭宋儒惠而率明儒黠而妄觀其注經傳
古益漢儒解義多迂踈然於本文謬誤無可疑者
猶不敢輒改之况敢刪之乎可謂恭矣如鄭康成
注三禮是已宋儒解義多詳悉然亦多臆說見本
文可疑者率意改之病在不知古訓以今說古明
儒却能尋討有超先儒而沂往古者然好刪古昏
如史記漢各世說文選宋人並存諸家舊注不厭
重複明儒乃厭重複而互刪去之使後學者不得
見諸家全注凌稚隆之於史漢王世貞之於世說

田汝成之於文選皆然世貞於世說不惟刪本注
併正文刪之而補入後事於正文既刪古本矣補
何為哉明儒之妄多如此名為好古而實亡古者
也故讀各者當求古本然古本難得也宋本斯可
矣明本為下

古者分天下為九州又為十二州秦滅諸侯分天下
為三十六郡漢因之是秦漢之都猶古之州也自
後州郡之稱無復辨別周昏作雒解千里百縣有
四郡左傳趙簡子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

郡小於縣秦漢以後以郡統縣則郡大縣小是郡
縣之稱大小本無定我日本有州有郡而無縣以
州統郡則州大郡小我郡猶中華縣也華人亦知
而言之故我人為文字當言某州某郡先賢所行
皆然今昏生或謂郡曰縣者違國制且不深考
古訓耳不可行也

文廟時正德中薩摩海濱有一男子鵠立馬里人見
而異之衆共視之無有識者頭髮面貌衣服皆如
我人衣綿布襖問之答曰自異邦來又問何為而

來曰欲宣天主教言語與我人無異里人大驚走
而告里正轉告國官官正召而問曰本國禁天主
教殊嚴汝不聞乎答曰唯聞之是以特來耳我欲
親見王而言之不可以告其下官正詳問其所從
來則不答唯言名豫濬天主教家拔帖連也官正
以聞薩摩侯薩廣侯馳驛使以告東都相府相府
以聞縣官命薩摩侯檻送豫濬於東都至則下
吏囚於天主牢豫濬在牢中坐椅終日不言不笑
下視如睡不睡如僧坐禪日食大饅頭數枚末糖

二三兩飲白湯二三碗不食他物官命老奴支婦
無子者事之豫濬使奴婢溫頰和色視之如傷奴
婢歎服其德居教歲奴婢謂守吏曰我二人者既
受容教矣若隱而不告則罪大矣敢以告守吏以
聞 縣官乃吏內豫濬於圜上方教尺僅可容身
食之以粥不復典饅頭冰糖豫濬泣曰倭人慘矣
未幾瘦死

東座蓋簪錄云天地之間南位平陽而主生養北位
平陰而主肅殺余謂此文當云陽位平南陰位平

北北與旭巢駿臺雜話云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
東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同皆下筆之時不覺其言
逆文理耳先儒名能文者尚如此後生輩不可不
用心也爾不勤則其言亦不勤矣
匡字作匡者宋人遲太祖之名欽其一盪也後代之
人恂而不改非也



